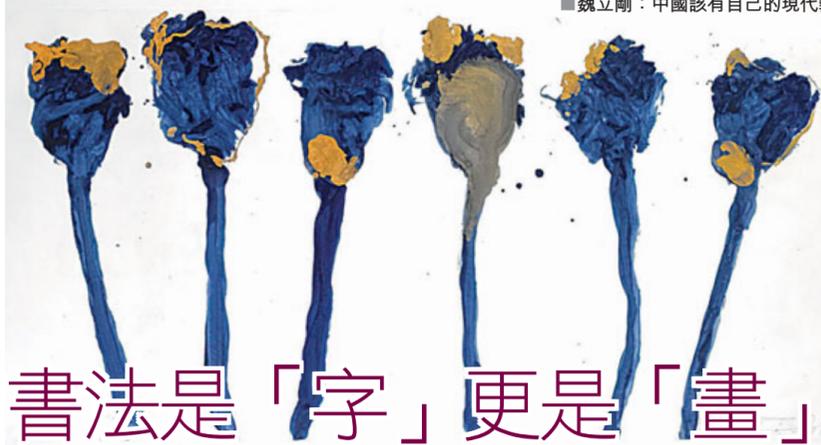


■魏立剛：中國該有自己的現代藝術



書法是「字」更是「畫」

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後現代書法運動的重要畫家之一，魏立剛一直嘗試把傳統的草法和篆書引進現代抽象水墨畫，書法在他的世界裡，是「字」，但更是「畫」。為了這場「昔日·今朝」展覽，他專門創作了約十張新作，延續他自08年創造的以古文字草書變化作出「當代視覺圖示」的風格。這種將傳統書法置入現代藝術語境的靈感，源於他的個人思考。「從晚清開始的近代，中國一直在全球不享有話語權，近年作為大國崛起後，仍不能完全擺脫扮演西方心目中東方角色的命運。」而他堅信，中國該有自己的現代藝術——從血脈傳統中延續下來的，能被放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真正原創的現代派。

「抽象樣式，西方50年前就已經做過了，所以我們必須找到自己民族的方式。」多年揣摩後他發現，古漢字和書法，是唯一能建立中國本土抽象的可探索道路。象形漢字，對應萬物

能量，更是超越語言的獨特視覺符號。而重構本土現代派的態度，則是將不同朝代不同字體這些傳統素材，演化為嶄新的呈現形態。

我國是書法的發源地，從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包括日本等其他東方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而在市場商業化的嚴重干擾下，靜下心來回歸傳統的滋養，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魏立剛以草書脈絡貫穿的抽象繪畫，在本地得到的認可，反而落後於西方。「現代化在中國，只能慢慢推進。」但他認為這種普及，遲早會有成效。

「花鳥牡丹掛在鄉鎮企業的大堂中，會給人雅興，但真正大型的跨國機構，一定會需要帶有抽象精神思考的作品，需要中國自己的現代



■畫家魏立剛

■魏立剛：書法是「字」更是「畫」



藝術品。」而他也認為，國內藝術界現階段對文化的理解，仍有可提升空間，他個人一直身體力行「貢獻一個好圖案」給中國美術史，踏踏實實地堅持做有文化性的東西，於他而言是重中之重。「不只有波普那些現代商業藝術值得我們注意，一定要注重傳承歷史為我們遺留下的時代文化，讓它們煥發新的意義。」

「水墨還能做甚麼？」

魏青吉是有着深厚中國畫技巧的畫家，但他一直所做的事，卻是打破傳統的界限，以輕鬆的態度對待新水墨畫。身為「實驗水墨」重要畫家之一，他的作品，經常會在中央出現一個有如剪影般的深墨圖像，但這些圖像又來自畫家的日常生活——蜘蛛、樹、花，都是他的有趣素材。他說自己常常是被生活中的某點觸動後，在畫面上去做一種敘述。「藝術家要體現在場的思考，這思考當然基於現實，但又像是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找連繫點。」

對他而言，水墨是一條源於美術史的脈絡，但視覺上卻可以賦予其更當代的認識，找到新的方法論，銜接過去與今日。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打破傳統。他喜歡用簡單而幽默的方式，去傳達畫中的概念，生活中的靈感，被放置進繪畫中時，會產生被重新思考編排的故事。「其實我的每個畫面都會有故事，找這種故事的



■魏青吉的作品，經常會在中央出現一個有如剪影般的深墨圖像

角度，是作畫過程中最費時的。」

畫中的故事又像是在和觀眾捉迷藏，看起來熟悉，卻又不能直接等同對應於生活現實，魏青吉正是這樣去營造一個陌生化的情境。他的畫面抽象，走在人們的審美前面，而他也樂於此。「西方早期的許多抽象藝術，在那個年代看來都是超前的，藝術家是去引領人們的審美，而不是去適應。」在受到西方當代藝術衝擊的創作大環境下，他思考最多的問題便是「我們是否能回到傳統中？」而「水墨在這個時代中，還能做些甚麼？」他在這樣的疑問自省中，為自己的作品帶來新的討論角度——去展示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他的實驗性，不是用繁複的符號挑戰觀眾，而是把生活的多個維度剖析給觀眾，令他們發現最普通平凡的意象，也可以化為猜不透的視覺迷宮。化簡為繁，他給出了一種最佳範式。



■畫家魏青吉

■魏青吉用簡單而幽默的方式，去傳達畫中的概念



文化上的一點超脫 一點平衡



■畫家張健君

與另兩位華人藝術家背景稍有不同的是，張健君移居美國長達20餘年，受到西方油畫藝術更強的熏陶與影響，但他多年來創作的主题，卻從未離開最傳統的中國山水，他自言，山水是他的文化載體。雖然大學起便受到油畫教育，但自小隨父親練習書法的個人經歷，卻令文化碰撞的思想從創作的啟蒙期，便深植他內心。在材質上，他使用水墨與油彩並置，形構帶有文化風格交互感的水墨，一種強烈又厚重的獨特水墨效果躍然紙上。

傳統的精神意境為他所吸收，但創作手段卻一定是開拓式的。他說：「傳統也在發展。我這些年一直使用不同文化材質創作，讓作品留下不同氣息。」這是他所做的文化上的一點超脫、一點平衡，他希望觀眾能從他的作品中，體會到高遠意境與當下感悟的融合。

在這次展出中，他四件最新創作的共同點是，表達了畫家對中國文化被時間洗禮之過程中的一些記憶。在時間跨度中，不同文化產生的相互作用，令藝術可以被讀解出更多層次。張健君自稱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找自己，新水墨的境界正是將中國的意念與現代藝術的發展貫穿相連。



■張健君用水墨與油彩並置

用，令藝術可以被讀解出更多層次。張健君自稱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找自己，新水墨的境界正是將中國的意念與現代藝術的發展貫穿相連。

「其實水墨領域，許多藝術家從上世紀末就在做這樣的實踐。」他本人也早在91年就開始用墨製作天然裝置，所謂當代語境與傳統的結合，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滋養灌溉。或許是帶有傳統藝術家的一份固執，他並不鍾情於革命、反叛和破壞性的藝術創作，更笑言自己是「80年代時作當代藝術，到了現在反而一直做傳統。」

歸根結底，深受中國文化和諧思想熏陶的他，始終都在當代與傳統間尋求着一份微妙平衡。也因為這種對平衡的刻意求索，他的作品永遠既有標新立異中的含蓄委婉，又有傳統意念中的大膽創新。藝術作品作為傳播文化的媒介，令人只能慨嘆其中精妙。



■張健君畫中，強烈又厚重的獨特水墨效果躍然紙上

《中國的記憶》追懷「集體回憶」

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並任職四川美術學院教授的朱毅勇，令人最印象深刻之處便是他對中國本土記憶的獨特眷戀和呈現。而他今天起在本土畫廊開幕的個展，作為第四次蒞臨香港的作品展覽，仍舊貫徹了對中國式時空的獨特把握。

1957年出生於重慶的朱毅勇，近30年來參與展覽無數，自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投入創作以來，便成為中國現代美術界一般重要的影響力。而這次的全新系列《中國的記憶》，靈感則來自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他與學生幾年來走訪當地農村及城市多間小學，對孩子們的生活狀況及學習環境所做的考察；他踏足了鄉村學校簡陋的課室，目睹孩子們在嚴寒裡走幾十里路上學，又與孩子們在校園裡玩翻繩遊戲，教他們繪畫。這段經歷讓他體會良多，與孩子們的相處令朱毅勇憶起自己的童年，同時亦令他再次反思中國目前的發展對這一代生於鄉鎮以及城市的小孩子分別作出了甚麼影響。

對「集體回憶」作出反思

《中國的記憶》作為朱毅勇曾創作的《記憶》系

列的延續，繼續以普羅百姓的人像作主題，稍有不同的是今次《中國的記憶》裡的主角全部都是校園裡的小孩子。這系列同樣採用多重技巧創造出黑白膠片般的懷舊相片效果，而同時又表現出現代藝術的風格——畫的色調一律黑白，但孩子們手指間卻展示着鮮紅色的「五角星」繩花圖案。朱毅勇以細膩的手法刻畫出每個孩子的不同表情，有的好奇，有的羞澀微笑，但每一雙眼都是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令人窩心的童真，以及成年人已失去很久的、絲毫未被污染的純樸。

紅色的「五角星」，是朱毅勇油畫系列經常反覆出現的一個符號。現年54歲的他是文革的親身經歷者，他的作品一而再就這段中國人的「集體回憶」作出反思。今時今日，注重經濟發展的社會價值，與過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對那個舊時代，則似乎都已「集體失憶」，過去的那段荒唐慘烈的紅



■朱毅勇對中國本土記憶有獨特眷戀和呈現

■紅色的「五角星」繩花圖案

色歷史已鮮有人提起；然而朱毅勇卻依然堅持着，透過藝術創作一次又一次返回昔日，從過去尋回一些於時間的洪流裡已失落的非物質價值，又或是一些可以穿越時空的珍貴事物，例如小孩子的坦

誠、純真。

記憶中的「過去」

朱毅勇記憶中的「過去」是一個紅色理想化的年代，離我們今天現實生活並不遙遠，「紅五角星」是紅色中國的標誌，它與我們的今天依然有着難以割捨的聯繫。《中國的記憶》這批作品力求洋溢人性的關懷，他的想法是通過兒童純真的眼光，將昨天、今天、明天聯繫在一起，力求尋找過去與當今、理想與現實的全新解讀方式，以一種充滿童趣的翻繩遊戲來詮釋人們對生存狀態的關注，對現實的反思。他笑言，《中國的記憶》是他個體生命中又一深刻的體驗和思考。

文：賈選凝

朱毅勇個展《中國的記憶》

時間：5月12日至6月11日
地點：少勵畫廊主店（中環奧卑利街21-31）

昔日即今日 傳統水墨在現代語境下煥發活力

「亞洲文化協會藝術家選集：昔日·今朝」
時間：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七日
地點：亞洲文化協會香港分會及藝信畫廊

將全球華人畫家的作品，引進國際藝術的主流，不只是畫廊與文化協會這樣的機構一直致力從事的事，也是許多資深創作者的個人追求。亞洲文化協會今次便選取了三位獲獎水墨畫家的精選作品，以「昔日·今朝」為題，展現他們多年歷經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所沉澱出的不同作品。不過，他們都是在現代藝術語境下，探討以水墨作畫的嶄新可能——魏立剛用抽象書法，魏青吉用符號水墨畫，而張健君則用水墨油彩作為混合素材。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他們都始終紮根傳統，力求將水墨藝術的生命力煥發出當代氣息。我們常說西學中用、傳統與現代結合，事實上這些華人藝術家作品中折射出的創作面貌，恰恰反映了當代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共融趨勢。文化的交互，以藝術為媒介，蓬勃展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